

汤显祖贬谪徐闻与他的 《贵生书院说》

王小岩

【摘要】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思想极其复杂,作者以他抗疏被贬为徐闻县典史这一事件为中心,探讨他的道学体认及其“贵生说”的提出,以及他提出的与“贵生说”有关的“瘴疠活人”思想,在他的剧作《邯郸记》中的反映。

【关键词】汤显祖 道学体认 《贵生书院说》 《邯郸记》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000-2952(2013)03-0110-05

汤显祖是晚明著名文学家,他的“四梦”(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)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,特别《牡丹亭》所倡之“情”成为晚明“情教”思想的滥觞;他的诗文、制艺,在当时就已享有盛誉,这些作品为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汤显祖并不被后人视为著名道学人物,^①但他也涉入此中,也有道学体认的经历。大凡要探讨汤显祖思想,都不能忽视他在徐闻所作的《贵生书院说》、《明复说》两篇重要的文献,而探源其思想,自然要追溯到他的师友罗汝芳、邹元标、李贽等人对他的影响。这样的研究思路固然不错,但是,一个人在接受既有思想的同时,往往能够结合其自身的经验内化、深化这些思想,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,而其自身的经验又往往与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。作为思想史的研究,既要研究作为“结果”的思想,也应研究作为“过程”的思想,尤其探索个体思想形成过程中经历的重要事件,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。这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的应有之义。研究汤显祖的思想,除了探索他的师承、交游、阅读兴趣外,将他个人经历中的重要事件纳入到思想研究范围,对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是极其有益的。综合汤显祖的一生来看,早期科举屡次下第,在南京任闲职时的抗疏遭谪,以及遂昌知县任上考满弃官归家,是他个人经

历的大事件,尤其以南京抗疏一节最为重要。本文即以该事件为中心,探讨汤显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道学体认与证道经历,以及对李卓吾思想的接受与融会贯通,最终形成的独特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他戏曲创作中的反映。

一、抗疏贬谪

汤显祖的朋友邹迪光所作《汤义仍先生传》,记叙了汤显祖抗疏遭贬的经历。汤显祖不愿结纳权势显赫的张居正、申时行等前后执政之事,以致一再落第,中进士后,又仅被委以南京闲职,“部虽无所事事,而公奉职谨慎,不以闲局故稍自贻弛”,传中又记汤显祖“谓两政府(按:指前后主政的张居正、申时行),进私人而塞言者路,抗疏论之,谪粤之徐闻尉”。^②这也是后世论者经常说到的汤显祖的重要政治经历事例。这里或许最需要说明的是,当时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

① 宋代理学又称性命义理之学,元明时期又常称之为道学,元人编纂的《宋史》中于“儒林”、“文苑”以外另立“道学传”,并以程灏、程颐 and 朱熹等人传后,“道学”之说更趋流行。

② 邹迪光:《调象庵稿》卷33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(集部第160册),齐鲁书社1997年版,第6页。

主事，也即“闲官”，并非言官，而汤显祖的上书论辅政，也不只是他个人奋言之事，乃是应万历皇帝的征诏而作。

旧时人们重视“天人感应”。明万历十九年（公元1591年）三月，万历皇帝因“星变”而诏开言路，闰三月二十五日，汤显祖见到邸报“圣谕”，四月，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批评执政，谓万历皇帝经营天下二十年，“前十年之政，张居正刚而有欲，以群私人嚣然坏之；后十年之政，（申）时行柔而有欲，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”，^①却不料这个“应诏”之举却成了获罪之由，触怒了万历皇帝。《明实录》记载了万历皇帝的处理意见，是年五月丁卯，万历皇帝安抚内阁时称：“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，不遂己志，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，本当重究，姑从轻处了。”五月庚辰，“降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为徐闻县典史”。^②从万历皇帝的处理意见看，所谓“不遂己志”云云，是将汤显祖深思熟虑的上书看作一时意气行为；所谓“假借国事攻击元辅”云云，乃是维护也是袒护执政者的立场，根本没有重视汤显祖的进言。汤显祖的一番“应诏”苦心，结果却是被贬谪雷州徐闻县作一名典史。汤显祖经历过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当是熟睹种种“政事”，所以他被谪这一事件或许也曾早已料到。那么，贬谪诏令下达之前，汤显祖的情绪是怎样的？得知贬谪消息后，汤显祖的反应是怎样的？他的朋友又是怎样看待这一结果的？凡此种种，也都与他的思想变化息息相关，值得探究。

汤显祖上书一事，引起师友们的很大回响，估计往来书信问候应该不少。现存汤集中有一篇《答张起潜先生》，汤显祖称：

顾弟子意气，时尚有之，不似往时辄发。睹时事，上疏一通，或曰上震怒甚，今待罪三月不下。弟子不精不神，盖可知矣。^③

按，张振之，字起潜，太仓人，是汤显祖的老师，因此汤显祖自称“弟子”。“待罪三月”云云，应是从他上书到回信给振之时的总体时间。汤显祖说自己“不精不神”，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，实际情绪低落。可见，汤显祖纵然见历许多官场事件，多少能预知后果，但对将降临的后果仍有“不可知”之感。有关明代皇帝对言臣的残酷施刑，比如杖刑、戍边等，古今论者已经有很多论述了，其中不乏受不过杖刑而毙死的例子，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汤显祖当时的“不精不神”状态，或可获知他的内心世界之一斑。

汤显祖贬谪徐闻，于万历皇帝而言是“轻处”，但

对汤显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，毕竟贬谪对个人来说非同寻常，尤其是应诏上书进谏，却被视“忠”为“恶”，其心情从《谪尉过钱塘，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诗，凄然成韵》一诗题目就能看得出来。^④当然，最能表达贬谪带来的情绪变化的是《伯父秋园晚宴有述四十韵》，全诗很长，其中“谪迁方渺渺，抗疏失区区。大火奔长路，中寒卧薄躯。病呼天比语，滞泣海南图。数过怜犹子，深慈为友于。良医疴略起，君子疴何惧。拟作三生度，惊看万死苏”等句，^⑤写诗人因抗疏遭贬谪，路经临川家中暂居，又患疴疾，所谓宦途之失意与身体之遭难两相作用，文辞悲凄，他的伯父汤尚贤数来过问，故诗歌主旨突出以骨肉亲情慰藉贬谪情绪，同时也将他内心的感慨失意全都描勒出来了。汤显祖遭贬谪之际，亲情对他的安慰作用非常大，这是他的证道体验、“贵生说”提出的契机之一。

二、道学的体认与证验

上书获罪，在汤显祖是重创，但他的朋友们均对此持乐观态度。邹元标在《汤义谪尉朝阳序》就提到了“凡与义交游者，或欣或戚”两种反应，其中，“欣者”认为汤显祖的上书“未始不当圣心”，从而看到了汤显祖的政治前途，“戚者”则把汤显祖的遭贬比作韩愈的“潮州之行”，从将获得的政治声誉肯定汤显祖的遭贬。^⑥这两种态度，都非常看好汤显祖遭贬谪这一结果。与汤显祖交往很深的帅机所作《喜汤义祠部奏弹权贵谪尉雷阳》两首七言律诗，^⑦诗题用“喜”字表明他也是从正面肯定了汤显祖遭贬谪这一结果。

有趣的是，邹元标认为不论欣者抑或戚者，都非知汤显祖之深者。在邹元标看来，无论是希望“圣主”的召回，还是如韩愈一样，都属追求浮名，而汤显祖的上书显然已“此身皆其度外”，非计较浮名者可比。他称赞汤显祖能“志性命之学”，而贬谪则是“坚志熟仁之一机”。邹元标对汤显祖这一期望不仅很值得玩味，而且将贬谪的经历作为体验性命之学的一次大好时机，这个观点应予充分重视，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王阳明龙场证道一事，这是明人赋予贬谪经验的新意义。

①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214页。
② 《明实录》上册395，转引自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12页。
③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1245页。
④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383页。
⑤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387页。
⑥ 转引自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，第193页。
⑦ 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，第168页。

唐代以前的贬谪不必论，就唐宋两代而言，韩愈、苏轼等人物，虽都有贬谪经历，但是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因贬谪出现一个前后截然分别、因贬谪体验学问及达到思想超越的现象，这类现象大概是明代儒家学人经历贬谪的一种独特经验。此外，明人对道学的体认和验证过程，可能受禅悟影响，带有神秘色彩，特别重视对内心观照的类似宗教式的体验，今人陈来先生《宋明儒学与神秘主义》一文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。^①其实，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，端居静坐，思考圣人处此何为，忽一夜大悟格物致知，即所谓“龙场悟道”，陈来先生就指出，“在形式上是一种神秘体验的获得”。^②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悟道经验，在诸儒研究性命之学时都或有所经历。据记载，汤显祖老师罗汝芳的证悟得自梦境。罗汝芳曾在大病中梦见泰山丈人，泰山丈人指出罗汝芳的道学体认不能“随物感通”，“操持强力太甚，一念耿光，遂成结习”，因此大病，罗汝芳受此指示，“惊起叩首，流汗如雨，从此执念渐消，血脉循轨”。^③罗汝芳在梦中受泰山丈人指点而悟道，惊醒后“汗流如雨”，这种神秘的证道体验很受人注意。看来邹元标正是从这一明代较为特殊的因贬谪证道来勉励汤显祖，也正与当时的王学思潮发展密切相关。汤显祖既师从罗汝芳，又遇此贬谪遭遇，他不会也有证道体验呢？需要指出的，汤显祖虽然师从罗汝芳，但他自己并没有被列入《明儒学案》，即黄宗羲没有把他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之一，综合汤显祖一生的错综复杂的思想，黄宗羲这样的判断是有道理的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却不能因此否认汤显祖力学证道的事实，这不仅因为他有一个很纯正的师承，也因为这是明代学术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。我们发现汤显祖前往徐闻前在临川家中写了两首很特别的小诗，或可有助于我们讨论他的证道体验。

从南京回到临川小住时，汤显祖患了疟疾，患病之间，形成一梦，他写了两首诗记录此事，这对于研究汤显祖看待自己遭遇贬谪或有重要的价值。诗的题材比较长，交代了作诗的前后情境，《辛卯夏谪尉雷阳，归自南都，疟虐甚。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，觉自身长仅尺，摸索门户，急不可得。忽家尊一唤，霍然汗醒二首》：

病枕魂销月影微，抛残家舍欲何之？恰逢慈父呼亡子，得见三三二二时。

梦中沉似月黄昏，颇屋踉跄苦索门。幸好家公与留住，不须炎海更招魂。^④

此诗写出了赴岭南之前汤显祖的焦虑心态，“摸索门

户，急不可得”，或可解作欲放弃仕途而不能，或有客死炎海之忧惧。明人贬谪而终身未归者，在汤显祖之前较为著名的是杨慎，因有违嘉靖皇帝政见，贬到云南；嘉靖皇帝在位时久，所以终杨慎一生，没有被召回。汤显祖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呢？从诗文上看，作此解亦无不可。但我们要回到邹元标勉励汤显祖“志性命之学”这一方面，可知这诗暗示了他已经悟证道学。何以知道汤显祖这两首诗是说他证悟了呢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，其一，是他的经验与前人经验是否有相似之处；其二，诗义与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关系。就第一点来看，汤显祖这个梦的特点与罗汝芳梦泰山丈人的经验颇为相似，只是罗汝芳梦里的泰山丈人乃神道之属，在汤显祖的梦里变成了更为实在、亲切的父亲形象；罗汝芳以道学自任却不知道自己已迷失，这在汤显祖这里则成了一种暗喻式的摸索不到门户；至于泰山丈人对罗汝芳的指示与父亲对汤显祖的“一唤”，最后两人都“汗醒”，就神秘体验来说，有着相同的叙事结构。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是，罗汝芳的证道过程被明白地叙述出来了，而汤显祖这次经历是否能算作证道体验，他本人没有说明，后人又未视他为道地的理学家，自然就缺少这一桩公案。其实，因为汤显祖擅长词章，所以他没有直说悟道经验，而是用这两首绝句来作记录，看它的诗义就可推断。第一首绝句末句“得见三三二二时”，虽是在写月光碎影印地，实际上就是在比喻印道在心，三三二二，明觉已透，只是汤显祖没有说破。若我们反复玩味这两首绝句，从诗题到内容，汤显祖反复写了他摸索门户不得，而经父亲召唤，遂以见道，这暗示了汤显祖究性命之学的独特体验是与亲情伦理密切相关的，而这显然渊源于罗汝芳的重孝弟慈的理论，并且，这次证道体验直接促成了他到徐闻后所写《贵生书院说》一文。

三、“瘴疠活人”

从师承来论，汤显祖早年师从罗汝芳学习，罗汝芳是今人所说“泰州学派”的重要人物，因此汤显祖的学问思想的来源当与泰州学派最为密切。但汤显祖的思想非常复杂，不仅他阅读范围包罗众家，而且他

① 陈来：《宋明儒学论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99—127页。

② 陈来：《宋明理学》（第二版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00页。

③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761页。

④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385页。

交游的师长、朋友，思想派别也不甚相同。如依据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的划分，邹元标与罗汝芳虽同属王阳明学之后，但差别不小，邹元标属于江右学派，此派在当时影响也很大。此外，汤显祖的思想还出入释道，并且，他也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。李贽虽早期受泰州学派影响，最终“逃禅”，从整体上说，或已不能称为儒家。汤显祖前往徐闻之前，又专门请人给他寄李贽的著作，^①可见他在困厄之际对李贽思想的寻求之一斑，因此，不应忽略汤显祖被贬谪徐闻时对李贽思想的内化。

汤显祖去徐闻前写给帅机的信《寄帅惟审膳部》，很值得重视，其中说到他对贬谪的理解：

人生有限之年，岂给无穷书籍。但用深心取适于妙。弟去岭海，如在金陵。清虚可以杀人，瘴疠可以活人。此中杀活之机，于界局何与邪！^②

信中的“瘴疠可以活人”，不能简单解释成瘴疠可以存养人，而是瘴疠之地可激发个体存在的价值，也就是儒家强调的生生不息之意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设喻的角度看待这段话，不难发现它与李贽的以海设喻非常接近。

李贽《与焦弱侯》云：“今夫海，未尝清洁也，未尝甘旨也。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，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。盖能活人，亦能杀人，能富人，亦能贫人。其不可恃之以为安，倚之以为常也，明矣。然而鲲鹏化焉，蛟龙藏焉，万宝之都，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。”^③李贽以杀人、活人喻海，在汤显祖这里化作喻瘴疠、喻南京的宦宦生涯，“杀活之机”，都揭示了一体而具正反两用，而汤显祖强调“本见而草木节解”云云，也透露出“生”作为本质的存在的意义所在。知生，任何地方都能活人；不知生，任何地方都能杀人。这里的“生”，既有伦理的意涵，也扩充了存在的体验。汤显祖所受李贽的影响，“瘴疠活人”与他的证道体验也是密切相关的。

四、贵生说

沿着上文的逻辑发展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被论者重视的汤显祖的“贵生说”了。虽然汤显祖面对贬谪结果的情绪低落，但他的徐闻之行却也算一次畅快的旅行。汤显祖于是年秋天前往徐闻，路上游历了很多地方，到徐闻时已近年末。次年（公元1592年）春，汤显祖获知升转遂昌县令后就离开了徐闻。汤显祖在徐闻时日虽短，却颇受知县熊敏和当地生员的尊敬。熊敏是江西新

昌人，万历十七年三甲进士及第，他接受汤显祖的提议，两人共同捐俸修建了贵生书院。汤显祖请他的好友刘应秋作《徐闻县贵生书院记》，记他在此建书院、讲学之事，可谓盛况之至。^④可以说，汤显祖的徐闻之行，始以恐惧病痛、渐得证道安处、进而盛游岭南、终之讲学立说，而他所提出的“贵生说”是与他之前的证道体验前后呼应的。

所谓“贵生说”，出自《贵生书院说》一文，汤显祖以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作为论述基础，引述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和孔、孟的话，提出“故大人之学，起于知生。知生则知自贵，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。然则天地之性大矣，吾何敢以物限之；天地之生久矣，吾安忍以身坏之。”并从反面论证：“故仁孝之心尽死，虽有其生，正与亡等。况于其位，有何宝乎！”^⑤就汤显祖的行文论述来看，如论者早已指出的，难免割裂破碎之弊，但他的“贵生”思想还是很清楚的。就渊源来讲，“贵生说”是基于儒家的“生生”而起意的。“生生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，正如汤显祖所引孔子的名言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今人熊十力先生说：“夫生生之谓仁，生生者备万理，众善自此出，故是善之长。”^⑥指出了“生生”思想与体认本体紧密相关，生生而能本体流行不息，刚健归仁，这是“生生”的哲学论述。儒学并不是空谈的学问，它强调学问与健行的密切关系，所以“生生”在这个层次上又成为伦理思想、日常行为的重要依据，汤显祖在这里谈到的“生生”思想，将它引回到百姓日用之中：知生也就是知所本，知生己者，从而强调孝悌慈的意义。汤显祖的这一论述与罗汝芳的思想密切相关。上述陈来先生《宋明理学》指出：“‘孝悌慈’是罗汝芳晚年讲学的宗旨，他认为《周易》的‘生生’原理是孝悌的宇宙论根据，亲亲之情是天地生生之道的体现，孔子讲亲亲，孟子讲孝悌，都是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生生不已的现象出发，这也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基本精神。”^⑦我们看汤显祖论述的出发点，并没有跳出师说，所谓“仁

① 参见汤显祖《寄石楚阳苏州》，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1246页。

②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1245页。

③ 李贽：《焚书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3页。

④ 贵生书院在万历后期因“地震崩废”，参见《（万历）雷州府志》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）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304页。

⑤ 《汤显祖诗文集》，第1163页。

⑥ 熊十力：《读经示要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63页。

⑦ 陈来：《宋明理学》，第291页。

孝之人，事天如亲，事亲如天”。既是罗汝芳主张的孝悌思想，也包含着罗汝芳所主张的“当下即是”的思想，即在事亲的百姓日用中见性明道。所谓“知生则知自贵”，在本文的前后语境里，即是儒家的“身体发肤受于父母”的思想，但汤显祖把这一“观生”之意推及天下，体现出“仁者，爱人”的思想。至于他解释《尚书》称“言自己心行本香”，也是本自孟子的性善之说。总之，通过“观生”，而知“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”，可看作汤显祖由己推知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。^①通过这一论述，我们发现，汤显祖虽然思想复杂，但是根底仍然是师承罗汝芳的；其次，他的证道与罗汝芳的孝悌宗旨密切相关，这也是他在诗中经乃翁一唤而汗醒的关键，也是汤显祖遂昌任满就弃官奉亲的重要思想依据。

五、《邯郸记》中的“瘴疠活人”书写

当然，“贵生说”不仅与汤显祖的师承密切相关，还与李贽的影响有关，所以他强调孝悌慈时，正与生之用密切关联，“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”云云，体现出他的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，从这一方面看，蕴藏在“贵生说”未被揭示出来的“瘴疠活人”的思想性更为丰富，这可以结合他的剧作来谈。其实，“瘴疠活人”的思想，曾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剧作《邯郸记》《备苦》出中。此出写卢生遭谪海南，一路备尝艰辛，经历瘴疠之气、老虎、强盗等诸多险境，如其见瘴疠之状：

〔童〕脑领上黑碌碌的一大古子来了。〔生〕禁声！那是瘴气头，号为瘴母。〔叹介〕黑碌碌瘴影天笼罩。^②

这种将瘴疠的恐怖形象化的描写，听起来确实非常震

撼。然而瘴疠尚易躲过，随后，老虎吃掉了随行的童仆，卢生也为强盗劫掠，最终由“黑鬼”救出。这出戏里所展现的“黑鬼”、“乌艚”、“碓房”等海南民俗，与汤显祖在此处所写的诗能够相互印证。如果我们注意到唐人传奇沈既济《枕中记》虽写卢生两宰荒蛮，但并没有展开具体的描写，那么，与《枕中记》题材有传承关系的《邯郸记》中的这出《备苦》可谓汤显祖的独创，纯是根据他亲身所历、所闻写就的。在这出戏里，卢生经诸险而未死，正表现了汤显祖申明“瘴疠活人”的深刻内涵，这表明了《邯郸梦》的创作与汤显祖的贬谪经历、他在此期思想变化有着前后呼应的关系，而这也可能是汤显祖选取卢生故事来创作传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同时，这一出《备苦》也成了他的“瘴疠活人”思想的形象表达。

总之，贬谪徐闻是汤显祖体道的一个重要的契机，虽然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没有从一个雅好词章的才子彻底变成一个谈性说良知的理学家，但贬谪前后的担忧、焦虑以及朋友的期待，使他能够在短期内发生很大的思想变化：他不仅在情绪最为低落时候达成了证道体验，并且提出了“瘴疠活人”、“贵生说”等与生命意识息息相关的思想议题，而这在后来的剧作中亦有深刻的反应，这些可视为他在内圣之学方面的独特创获，是汤显祖宝贵的思想财富。

本文作者：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博士
责任编辑：马光

① 有关论述，可参见程芸《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30页。

② 《汤显祖戏曲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804页。

Tang Xianzu's Relegation to Xuwen Country and his Theory of Guisheng Wang Xiaoyan

Abstract: Tang Xianzu, Ming dynasty's remarkable dramatist, is always considered of "sophisticated". This paper focuses on his relegation to Xuwen Country to explore his recognition of *Dao* and the birth of the *theory of Guisheng* (value the life), and also interprets how the *Guisheng theory* was applied to his drama *The Handan Dream*.

Key words: Tang Xianzu; recognition of *Dao*; *Guisheng theory*; *The Handan Dream*